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四 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三 史部

晉書卷一百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

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

瞻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

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敺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噎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輿於蕩隂逼帝如鄴宫王浚以頴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頴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闕東所在兵起皆以誅頴為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懐東夏乃奏議廢頴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頴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

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刼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頴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讃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尟死之乞活田禋帥衆

五萬救尠勒逆戰敗𥡴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問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訇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訇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

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𦉳督等
素無智畧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
海署𦉳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
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𦉳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
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
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
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

曰令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黄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闔羅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强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

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
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
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
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
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
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
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
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詰

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叚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黄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

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䐗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

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于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于太陽大敗王師于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讃於倉垣為讃所敗退屯

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鷄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

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因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壁壘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趨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

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岠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眕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

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竒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竒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

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轘轅屯於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於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為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為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

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
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
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
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
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
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
令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
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

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

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己營彌長史張嵩諌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税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

勅遣勅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
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踰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
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
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
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黄巾横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
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

主則福至採納徃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鎧寇不足埽令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葢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

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
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
歸以絶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業會霖
雨歴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
軍中飢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
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
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
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

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

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徑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

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李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氷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氷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氷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氷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

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氷聞勒軍至始欲
内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
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氷怒乃出軍將
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
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
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
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
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

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竒畧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

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州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户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遊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

國築陽城重栅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觧外救不至内糧罄絶縱孫呉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

意必懈怠令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

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

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

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
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
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户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
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
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
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

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
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
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
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
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
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
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

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恵也勒黙然
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
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
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
卿禄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
三臺季龍簒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

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内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欵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

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内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粜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

趙舊都成㟧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
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
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
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
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
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
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

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

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東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謡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

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
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
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幾張賓進曰夫
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
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
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
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

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

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

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綸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晉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斤肉

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陜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黄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于廩丘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

温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閲實人户户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逯明攻寗黒于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户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

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鬬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静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為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户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甯黒于東武陽陷之黒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

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
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
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
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演即劉
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啟田宅令儒官
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
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
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劉琨遣將軍姬澹

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鋭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逺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

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户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户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蒱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

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户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䐗久而不尅勒問計于張賓賓對曰馮䐗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

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
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睹率衆降于勒
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
子邑三百户加賓封一千户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
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
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内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
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

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思又忻于厚賂乃説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部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内汲郡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

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南平將軍初曹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鈇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

準殺粲于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鋭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幷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户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乗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懐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

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

王修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内史周堅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兾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氾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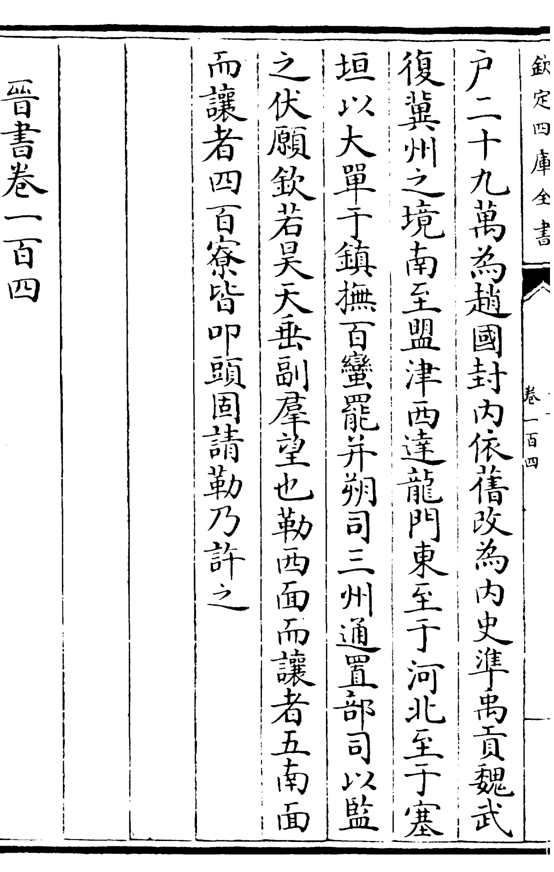
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于暀言於暀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内覘大駕强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暀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暀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

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

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

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兹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令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

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運鞭撻
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
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
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繫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
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
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
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
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



户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内依舊改為内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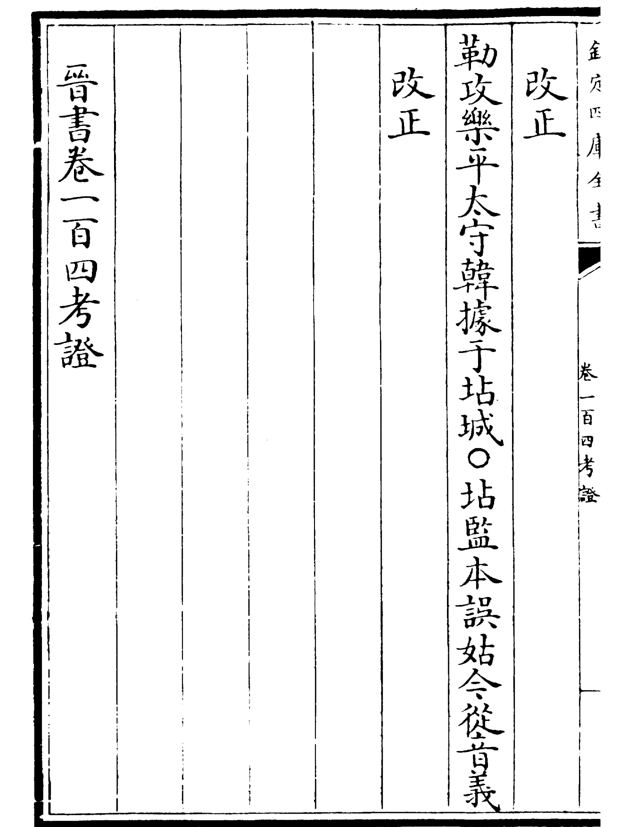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四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石勒載記上初名㔨○本書音義㔨音背魏書作小字匐勒與此小異

時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綱目集覽姓大張名㔨督正誤云一部之長呼為部大姓張氏下文亦有都督部大之名是也又莫突監本訛突莫今從下文改正

屯于葛陂○陂監本訛陵今從本卷勒於葛陂繕室宇



改正

勒攻樂平太守韓摎于坫城○坫監本誤姑今從首義

改正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晉書卷一百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

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宫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

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
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
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
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
兹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
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
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
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

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郃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沲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沲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

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
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
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
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
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

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翦
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
託侯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
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
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
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
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

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宫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師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産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内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為左右中

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户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冀逖知趙施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

之自是兗豫乂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
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
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
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
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
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
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

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勅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兖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敺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

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擦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内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兖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

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名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鄼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

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闚闢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

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

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石生攻

劉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户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克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

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内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兖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

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内史王眘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兖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宫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

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名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内侯勒如苑鄉名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既將營鄴宫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

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内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内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牙

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莊平令師懽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
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隂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
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
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
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隂遣使附于勒石聰
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歴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

萬餘户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擒

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兾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

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皐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

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

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
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
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
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
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
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
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

宜時革㣲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

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
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尚書
署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
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
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
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
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詳平決

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髙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

數勒荆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冦襄陽勒馳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覲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壯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

光師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

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窴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
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
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兎濟陰木連理甘
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
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
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悦還宮
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
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

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殖嘉樹凖嶽瀆已下為差等勒將營鄴宫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嘆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

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貲尚欲市别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勑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

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宫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晋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絶魏祖自三王以来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脱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𧶠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

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
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
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
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
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
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

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户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氷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氷室懼所藏之氷不在固

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還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怨怏怏不悦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

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

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

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

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

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

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

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

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

尉録因徒五歳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宫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宫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絶弘震及内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来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来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

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内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

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塋號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名後鎮鄴勒

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悦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内志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

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
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
託瓜葛於東宫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
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
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
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
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

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絶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
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
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
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
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
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

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覩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名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

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揆季龍偽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兾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隷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

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兖州失

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

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户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

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户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

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
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宫
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
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
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
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
恢于崇訓宫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瑶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
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
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
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

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絶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勤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勤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勤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塟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勤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

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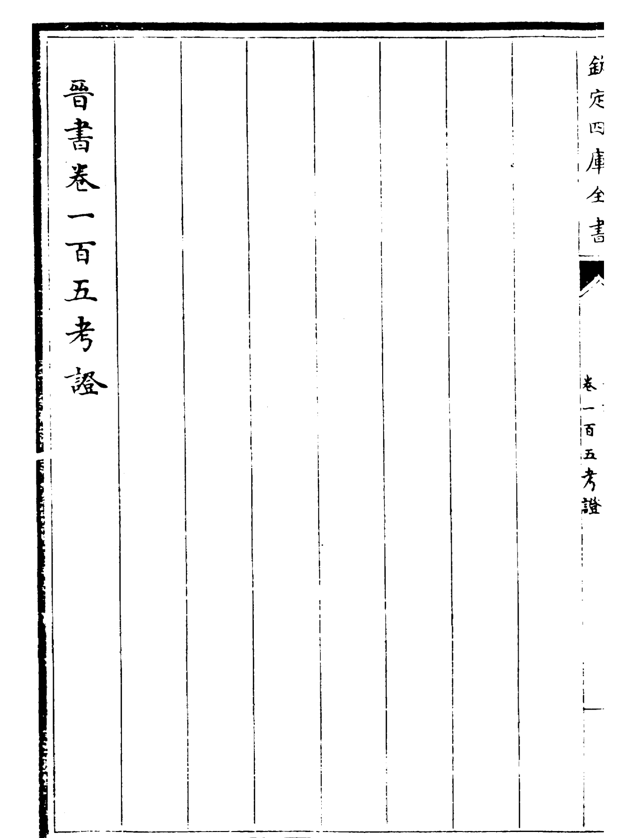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石勒載記下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臣遜知趙施

感恩輟其冠纍○後趙録知作如施作佗言如南越

王佗感漢之恩也似應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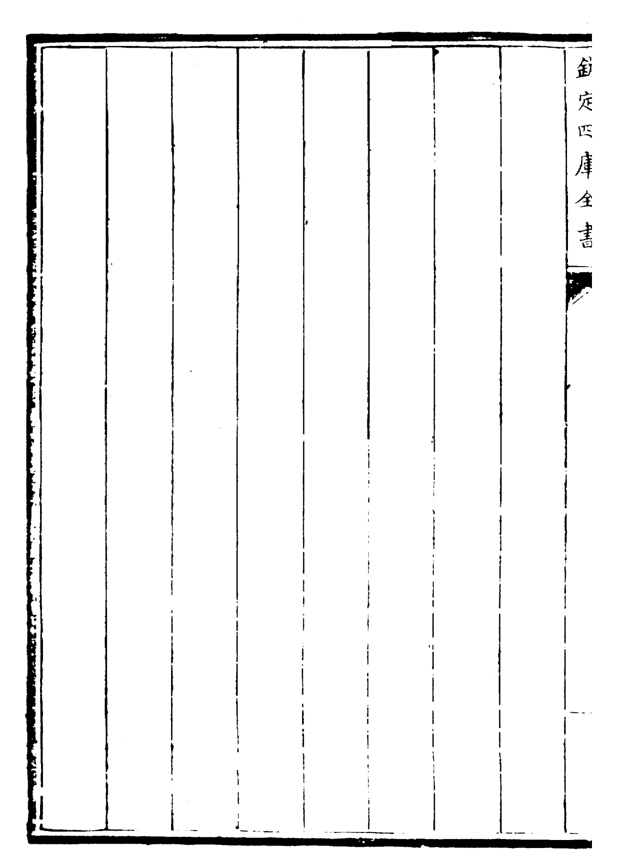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第二十五頁後四行各率步騎三千刊本三訛二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三行平等以為信然刊本脫平字據毛本增

第二十九頁後三行乇於蒲坂刊本坂訛阪據北監本改

第三十頁前七行勒擊敗之刊本敗訛攻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一百六至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三十五　史部

晉書卷一百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㔨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

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
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
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
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
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
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
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
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輙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

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髙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

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臣巳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

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禄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瘿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

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
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歴
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
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
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
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
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
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

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
封芝為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
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
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
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
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
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
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

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于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

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兹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

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兾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頼矣又納解飛之説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為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

給姦吏因之侵剋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
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
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
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
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
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

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悦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𠵭邪為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氏為天

王皇后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戸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按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寳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襃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

亟止兹議令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遏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宫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讐季龍荒躭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

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
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
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
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
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
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
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
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

劒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

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

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

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

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

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

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

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

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

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

特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

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䖏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靣如雲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停偏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濵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

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

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奐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黄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

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巳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冑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

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輙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兾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

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眞光禄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愞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勑平原為起甲第

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

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别駕馬詵朝之季龍初
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
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馬能為有無今
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業君臣延
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尅為四夷所笑不如因
而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
不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
其境内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

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勑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兾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千餘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䜟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

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羅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

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

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
公咸怨為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
鞠㓙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
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
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
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
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
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
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
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
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
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
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
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
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

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㬤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

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宫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

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

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

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雋凡城不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禀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

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閶闔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

恚甚斬工匠而止作馬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有子頽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

曰日何可溺約曰卿目晼晼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

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

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巳下憚之側目季龍子

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

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

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

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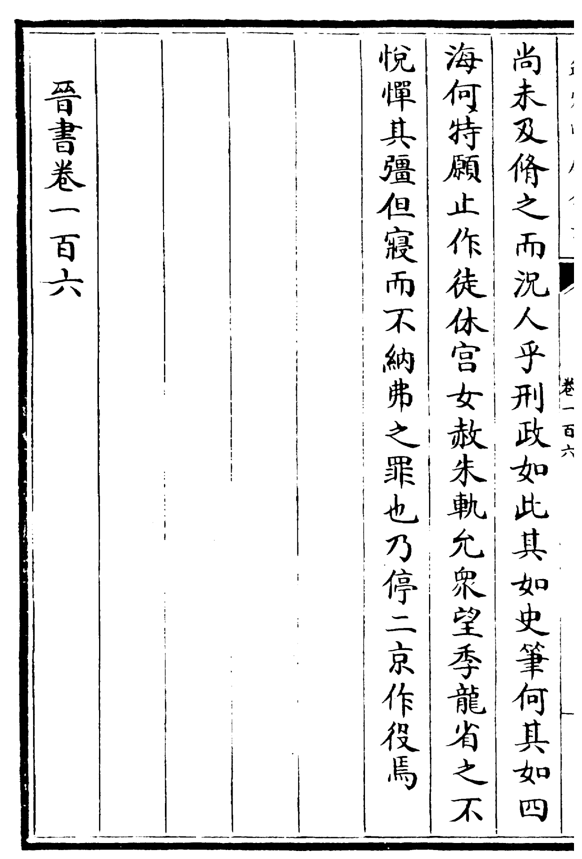
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

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

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巳下十三巳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宫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

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禄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凉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

之問自此而絶軌之因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
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
亡君之馭海内也傾宫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
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宫足康帝宇長安洛陽
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
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宫尚書朱
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
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



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殭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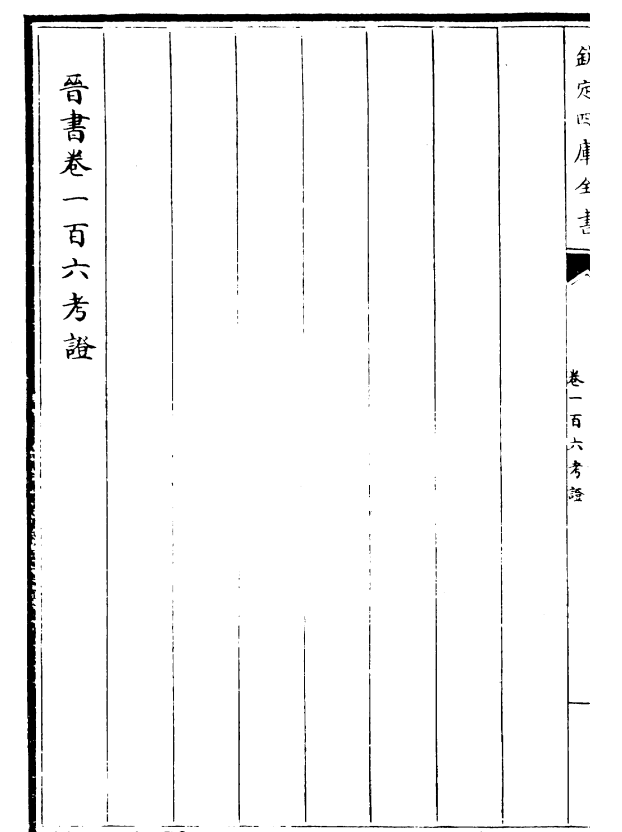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石季龍載記工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司十六國春秋作指

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郝城○賀度十六國春秋作駱

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巨一本作宸又一本作鉅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左傳有衞大夫禮孔則禮其姓儀其名也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